



閩台方言研究集 (1)

閩台方言史資料研究叢刊 13

吳守禮著



1

閩台方言史資料研究叢刊 13

吳守禮著

台北南天書局發行

閩台方言研究集 (1)

閩臺方言研究集・1／吳守禮著．-- 初版．--

臺北市：南天，民84

面： 公分 --（閩臺方言史資料研究叢刊；13）

ISBN 957-638-278-5（冊13）

ISBN 957-638-279-3（套）

1. 閩南語 2. 臺語

802.5232

84002710

編輯 從宜編輯室
方音符號 蔡式生・蔡彰豪
電腦程式設計

閩台方言史資料研究叢刊 ⑬

閩台方言研究集（1）

定價新台幣 500元

民國八十四年三月初版一刷

著作權所有
翻印必究

著者：吳 守 禮
發行者：魏 德 文
發行所：南天書局有限公司
中華民國・台北市羅斯福路3段283巷14弄14號
☎ (886-2)362-0190 電傳Fax：(886-2)362-3834
郵政劃撥：01080538號（南天書局帳戶）
登記證：局版台業字第1436號
.....

製版廠：豪華彩色製版有限公司
☎ (02)309-1235 台北市西園路2段279之7號4樓
印刷廠：皇甫彩藝印刷有限公司
☎ (02)303-5871 台北市長泰街297巷14號

ISBN 957-638-278-5

閩台方言史料研究叢刊

創刊緣起

閩南方言在中國語族群中，佔漢語方言七大片之一席。因閩南地方位置在中國大陸的東南沿岸、三面環山，險阻隔絕，遂造成閩南方言有寶貴的存古價值。閩南方言的源流雖然可以溯至秦漢時代，但是其方言特色的形成則必須降至北方方言受到塞外民族語言的影響起了變化以後的唐宋時代。而更須等到清代末葉方言意識才逐漸濃厚有人染筆考鏡其源流，並討論雅俗、文白之別。

閩南地方早在宋代因泉州港的對外貿易有世界意識，到了明代就已成為海外華僑的發祥地。隨著閩南人的大量放洋營生閩南話亦傳到世界各地存續發展。台灣與閩南兩岸相望一衣帶水之間，然而閩南人的移住台灣比起南海華僑似乎落後一期。不過迄今亦已有四百多年的歷史。如今閩南系台灣話遍布台灣全島，其繁榮則有凌駕發源地而上之勢。可惜一再遭受殖民地政策，始終屈居方言地位。近年由於時勢潮流的推動纔醞釀母語教育的趨勢，竟使閩南方言之研討能夠堂而皇之浮上檯面。

筆者在台灣日據時代以日語受教育卻攻讀中國語文，而竟迷入閩南語史探源的途徑。因而一再被課撰寫閩南語文有關的題目。戰後台灣省文獻委員會成立，竟承乏被網羅撰寫台灣省通志語言篇。既已拉雜拼湊成篇，於是產生積極搜集有關文獻的理念。當時在台灣島上，難說民間絕無深藏的秘笈，但能看到利用的，只有日台、台日會話書，一些一本只有數頁的唱本所謂「歌仔冊」及省立圖書館彙集合訂成冊的「台灣俗曲集」（三集。其實亦是唱本薄冊）而已。而且文獻的成書年代，新的四五十年，舊的亦超不出一百五十年之前。

所幸欣逢天人際會，一九五四年至一九七〇年前後十數年之間孤本性質的文獻——微捲、拷貝、照相共十來種，從東西兩洋陸續集中到筆者手中。這些難得的珍貴資料大多忝於師友的賜與、相贈或告知者。依序為：日本倉

田淳之助教授、香港饒選堂教授、英國龍彼得(Piet van der Loon)教授、日本神田喜一郎博士、神田信夫教授及法國施博爾(Snipper)博士、日本村上嘉英教授。因此筆者纔能前後費了二十年的時間，逐一加以校理、研究，抽出方言資料，整理出分類詞彙，一邊做成油印研究報告或付影印成冊，推出一系列早期閩南語文獻資料。卻因非正式的出版，只限於分贈同好學友，已無存冊。

近年，閩南方言的研究由於社會環境的推移變遷，海峽兩岸學者的大力推動，更有歐洲漢學家龍彼得教授常來台灣、去大陸做田野調查，對兩岸閩台文化學界，鼓勵有加。龍氏去春來臺北過訪時詢及筆者上舉的一系列校理工作是否可以複印供學界參考，因而想到不如趁此機會多印幾份。更巧遇南天書局負責人魏德文先生，談及此事，南天書局也曾出版龍彼得教授所輯「明刊閩南戲曲絃管選本三種」一書，因而蒙素懷本土文化的魏君鼎力相助，戮力同心發起本叢刊之創刊事宜。

一九九五年元旦

吳守禮誌於台北

時虛度八十七

閩台方言史資料研究叢刊（全十四冊） 吳守禮編著

1 明刊荔鏡記戲文校理

即：明刊荔鏡記戲文研究「校勘篇」

附：原本詳名：「重刊五色潮泉插科增入詩詞北曲勾欄荔鏡記戲文全集」影照、校文

2 明刊荔鏡記戲文校理

即：明刊荔鏡記戲文研究「韻字篇」

3 萬曆刊荔枝記戲文校理

即：萬曆刊荔枝記戲文研究「校勘篇」

附：原本詳名：「新刻增補全像鄉讀荔枝記」影照、校文、比較方言分類詞彙

4 萬曆刊金花女戲文校理

即：重補摘錦潮調金花女，附蘇六娘（戲文）之校理（上）

附：原本影照、韻讀表、分類詞彙

5 萬曆刊蘇六娘戲文校理

即：重補摘錦潮調金花女，附蘇六娘（戲文）之校理（下）

6 順治刊荔枝記戲文校理

即：順治刊「荔枝記」研究「校勘篇」

附：校文、原本詳名：「新刊時興泉潮雅調陳伯卿荔枝記大全」影照、方言詞彙

7 乾隆刊同窗琴書記戲文校理

即：清乾隆間刊同窗琴書記校理

附：原本詳名：「同窗琴書記：梁三伯全部，時調演義」影照、韻讀表、分類詞彙

8 光緒刊「荔枝記」戲文校理

附：原本詳名：「繡像荔枝記真本——陳伯卿新調」影照、校記、方言分類詞
9 什音全書中的閩南語資料研究

附：什音全書詳名：新刻增校切用正音鄉談雜字大全全影，共一〇六頁

10 宣講戲文校理

11 閩南歌仔冊選注（道光咸豐年間）

牛津大學藏本與台灣中央圖書館台北分館藏本，合校

12 台灣方言綜誌

即：「台灣省通誌稿語言篇」重整及「近五十年來台語研究之總成績」重整合訂

13 閩台方言研究集 (1)

14 閩台方言研究集 (2)

謝 啓

吳 守 禮

自從著手編輯以來已歷十多寒暑，雖已推出「綜合閩南台灣語基本字典初稿」，卻止於謄寫影印，而「國台對照辭彙」則雖已完稿，電腦打字只完成國字部份，其方音符號的電腦注音及校對尚在趕程中，須費時日。茲爲著向多年以來承蒙關心贊助，惠贈文獻，賑濟火災的師友、親戚、善士諸位報告近況工作進度，茲先囑兒女輩合作將余六十歲以後之論文雜記打字彙成一冊，印出奉呈，藉以表達謝忱。謹誌芳名如左：

神田喜一郎博士（已故）

神田信夫教授

甘乃元博士

夏麗月女士

林宗毅博士

龍彼得教授

王康旼先生

中由美子女士

許成章教授

楊福綿博士

李添計先生

郭金塔博士

吳仁祉賢侄（已故）

林祐輔博士

許子津博士

陳冠學先生

杜建坊先生

以上爲師友親戚部份

江明樹先生

蔡文章先生

李漢偉先生

朱瑋欽先生

陳文銓先生

洪振嘉先生

林剪雲女士

黃伯川先生

吳曼珪先生

張瑞麟先生

林仙龍先生

劉春城先生

古能豪先生

莊金國先生

汪笨湖先生

謝佳樺先生

許振江先生

凌 煙先生

龔顯榮先生

以上爲善士部份（雖皆未識荊，多爲文藝作家之精英，嚮應陳冠學兄之呼籲參加善舉者）

自序

本集所收多為六十歲以後的撰述，又是退休後在閒散的心情下堆砌起來的，所以各篇之間並沒有什麼系統關係，篇內亦沒有嚴格的邏輯，只是一些瑣碎的考證文字，有些是屬於漫談，有些則是自己設問自己試做解答。

六十歲以前寫的，雖未出版，但有一部份曾以閩南方言專題研究札記形式湊了十幾篇附在『「荔鏡記」戲文研究校勘篇』（民國五十九年，台北士林東方文化供應社出版，亞洲民俗社會生活專刊之第七輯）之後。

退休後二十多年來有一段時期參與林南邨博士主編的定靜堂叢書編印工作，繼而在林君支援下進行閩南語字典的編輯，因此，閩南語研究繫記的撰述相對的減少，當年的銳氣亦頓減。但是，閩南語探源工作仍不斷密切注意，所以偶而有所斬獲就拼湊成編輯成這一集，沒有收進來的，有的是因用日文撰寫以致印刷上有了困難。

不知是福還是禍，我這年輩的台灣人，一生須一再調節發音器官來學習起碼三種以上語言：母語、日本國語、中國國語，再加上學校裡所教的第一、二、三外國語。早年當我正想要對日本國語做深造研究時，日本放棄了台灣，我也就放棄了研究日本國語的念頭。至於中國國語，我是在二次大戰期間，在日本跟來自北京的學者學習研究的，以後就靠它來吃飯一直到退休。可是五十年後的今天，我的「中國話」在台北已是「行不通」，而如今「台灣國語、台北國語」則已成為固定的新名詞，其內容包括有「ㄗ、ㄛ、ㄩ」音與「ㄗ、ㄘ、ㄣ」音不分的所謂國語發音，中美合璧的新詞，閩南語化普通話，普通語化閩南語，閩南語或普通語化日本語、英語等等，形形色色，多彩多姿，在社會上很快地流行形成新的普通話及閩南話詞句，不但可媲美戰後的新日本話，其形成的來源因素則更多元化；我亦曾拜讀過以此為名的書，非常有趣，無怪乎再版又再版。

十幾年來，筆者多在海外，起初是爲著要查看大陸出版的有關閩南語的刊物，以後則並無特別的目的，只隨著時光飄流。去年回家鄉一看，卻發現：台灣人對於五十年來，自稱被迫學習的中國語不但已嫺熟，甚至青出於藍，且能以此爲工具生產文學作品；猶有未能就此滿足者，轉而求使用母語開拓新境地，以此爲訴求嘗試創作，百花齊放，開始結果。

爲著創作本土文學及日常生活上的實際需要，素被視爲有音無字的有關母語的文字表達，則亦由兩岸眾多博士專家們領銜指導而百家爭鳴，看來台灣本土色彩濃厚的文學作品，漸成爲台灣文學的主流，這倒是一大幸事。不過，有關閩南話語音的表達工具以及文字表達方式五花八門目不暇給，以至眼花撩亂，這對我這老書生來說實在有一點無法適從，但對整個社會而言將來當不會構成太大的問題，因爲既有博士專家主持指導，又是語言文字的形成會因社會的需要自然淘汰或存留；其藉以所用的工具亦然。演變的結果，將來我這集子也許會有人看不懂了，那麼我今天出這個集子不是枉然了嗎？不！我只是暫且把我們的祖先留下來的母語的舊觀校理出來加以考證和記錄，留給後代子子孫孫，讓他們有機會有依據懷念他們的祖先曾講過和寫過這些文字語言而已。

此刻我又是抵不過兒女們的孝心，督促結集，而女婿和外孫的電腦輸入更是促成了出版的契機，聊以此充當馬齒八十又五的紀念罷了。

一九九四年三月十七日。

閩台方言研究集目錄

一、閩南方言過台灣	一
二、閩南方言研究的一般情形介紹	一一
三、閩南語史研究的回憶	二一
四、從「可遇不可求」談早期閩南方言文獻的校理、續談	三一
五、漫談閩南台灣方言的標音符號	五七
六、閩南方言的「讀音」和「語音」雜談	六七
七、從「讀書音」「語音」談到「教」「車」及「核」字的破音應用	九九
八、保存在早期閩南戲文中的南管曲詞	一〇七
九、在「老子知病篇解釋」討論聲中打一個岔	一二五
十、關於「癌」字的出處考證	一二七
十一、知不知影	一三一
十二、談「音字脫節」及追求本字的程序——示例	
(一) 由「戲棚下企久就是你丌」談起	一三三
(二) 「做戲腔、看戲躉」(p ^L ɛ ^L ɿ ^L —ɿɿ, ɿɿɿ ^L ɿ ^L —ɿɿ ^L)	一四三
(三) 「更較」或「攔卡」	一四七
(四) 「ちち ^L く ^L く ^L 」(糙幹橋)	一五一

十三、**亞霸？鴨霸？**

一五五

十四、**閩南方言的「ㄝ」**

一五七

附錄：

著者 簡歷

一六五

著者 編著年表

一六七

編後語

國臺（廈）音表

閩南方言過台灣

「綜合閩南方言基本字典」代序

首先要從「閩」這個字的由來談起。「閩」，現在雖然是福建省——中國東南部靠海的省份——的別名，但是在古代卻是「東南越」一帶地方土著民族的名稱。也可以說，東南越的土著民族，在秦漢時代已分布在現今的浙江、福建交界一帶。漢朝許慎著作「說文解字」時解釋這個「閩」字為「東南越蛇種」。請看：「閩」字的構成，從「門」從「虫」；「門」是音符，「虫」是義符。依我看，這義符「虫」，可能就是許慎解釋做「蛇種」的由來，就是說許氏據字形而做的解釋。如今我們似乎可以用民俗學的眼光，把「閩」解釋為：以蛇紋的形狀做「圖騰」(Totem)的民族，並不是「蛇」變「人」，這樣比較合理。

關於「東南越」以及「閩」的歷史記載，今天看來，雖然覺得有些渺茫，帶原始性，但是名稱卻一直留傳下來。清朝的經學學者樸學大師陳壽祺著作「福建文苑傳」(文人的傳記)時，還用「東越」代替「福建」地名，叫「東越文苑傳」，以發慕古的幽情——稱謂很古雅，內容則與原始民族毫無關係。

近來，隨著考古學的發達，盛行發掘工作，埋沒在地下的古蹟也陸續出現。據民國七十三年(一九八四)九月廿九日，美東版「中國時報」的報導，在福建省的西北境掘出的「古越城」便是漢初閩越國王城，距離現今兩千二百多年了，但是宮殿建築猶完整地出土，據此可知，在漢朝時土著民族在此有絕對的勢力。

「閩」、「越」交界的地方，其實早在秦代就以「閩中郡」的名稱出現在中國古代史上，只是記述不很詳細而已。四十多年前，我撰寫「福建語研究導論」時，也許因為涉獵不廣，還沒能找到有關此地的較為具體的資料，一直認為「閩中郡」只是虛名，到後代隨著漢朝的拓疆事業，才開始漢化，進入漢民族的活動範圍裏。又從報紙上得知（民國七十一年十月廿九日，美國東部僑報所載）：在福建省的北部、浦城縣的縣境上發見了「漢陽城」的遺址。據報導，這城址是漢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一百一十一年——時，東越王余善背叛了漢王朝時所築建的城堡，距今兩千一百年。這兩處的發掘證實了漢民族在秦、漢朝之間在閩越——包括現在的浙江南部、福建北部——一帶征戰活動。

在繼漢朝而興的晉朝時，漢族似再進一步南下，到達現在的福建南部——閩南——泉州附近。根據「太平寰宇記」（宋朝、樂史著）的說法，晉時塞外民族——五胡——擾亂中原造成晉懷帝永嘉（公元三〇七—三一二）年間的兵亂，迫使東晉渡江，而連一些貴族紳士也避難來到以泉州為中心的閩南，因此設置了「晉安郡」。顧名思義，這地方在晉代實在是漢族的難民「苟安」的地方。因為在三百年後的唐朝，這地方還有蠻獠頑抗的情形（詳見後）。所以樂史的傳說性記述，只能說明漢族確曾到了華南，成為「入閩」的先聲，雖然在方言上還不能談到閩南方言的形成，但也算是有了濫觴起源了。晉代以及繼起的宋、齊、梁、陳、隋——所謂「六朝」——期間，南朝維持了半個天下，漢族文化可以說逐漸擴張到閩越地方來了，且有增無已。政治上雖然沒有值得特記的大事，然而追求安定的難民卻繼續湧入，相對地城市建設也逐步增加。現在福建省境內所保存的寺廟等古代建築及殘存的文物古蹟，還可以讓人憑弔這段時期的漢族活動；其他任職或流亡到這裏來的官宦文人所遺留下來的詩文也可以幫助我們去了解當時的漢族文化，例如：東崖題字，誌書中的勝景題賦，個人文集中所見的酬酢的篇什等，不過進展緩慢而已。因為這地方比政治中心的江南一帶來說，仍然停留在邊遠蠻荒狀態，如清代的台灣，日據時期，台灣的台東，常是貶謫流放罪人的地方。在語言方面，北朝既有胡化的色彩，文人偶然雅稱閩中人的漢語叫作「

晉語」，但還沒有「河洛語」，更沒有「福建語」、「閩南語」等名稱。

唐代的福建，可以說是開發挺進的時期，史家常常用這樣的眼光來研究福建的政經文化。事實上，這時代的傑出文人常受仰慕，膺開風氣之先的令譽，政治家則成為奠基的創始者。州縣的增建設置進入這一代突然增加得既快又多，這些現象都是漢族積極開發福建的明證。最顯著而且和閩南方言的形成有聯關係的歷史事實是在唐高宗二年（公元六六九年）河南光州固始人陳政父子受了朝廷之命，率領了由五十八姓人民組成的軍民——可能大多是河南中州人——到福建去平定蠻獠嘯亂。在這裏我們可以回顧一下從上述秦漢間的東越、閩越一直到這唐代的蠻獠，而瞭解到在當地，當時土著民族的聲勢還相當的大而漢族教化的程度也尚待改進。陳氏從事這平定和綏靖工作，猶不到二十年，在唐武后的垂拱（公元六八五——六八七）年間就上書朝廷請願，請求在泉州和潮州（今廣東省東部）的中間地帶設置「漳州行政區」，一種臨時過渡性質的機構，類似國府接收台灣當初所設置的「行政長官公署」。我們在這裏需要憶起，後來曾是「漳州府治」的「龍溪」雖然早在六朝時期的梁代已建置在先，但漳州人卻奉祀陳元光，尊為「開漳聖王」，一直持續到現在並且「渡海過台灣」。根據林衡道教授的台灣寺廟大全，台灣現有開漳聖王廟五十多處，這些事實都顯示，漢族大批在福建定居的進展。這情況在語言方面則直接關聯到「漳州方言」的形成問題，而和筆者在下文要做的「閩南方言的形成在宋代以後」的推論正產生偏差，所以需要做補充說明，如果說近現代大多數漳州人的祖先是開漳聖王的同鄉部下，漳州方言的形成，可以「溯」至唐代來談論（但尚請參看下文）。

再說，和漳州齊名，形成了閩南方言的中心地之一的「泉州」一帶地方，雖然有如上文所引述，在晉代早已得了晉安郡的名稱，包括在漢族的統治圈範圍，但「泉州」這個名稱，還是唐朝開元十三年（公元七二五年），把「閩東的泉州」改稱「福州」，將福州的舊名泉州，讓給「閩南的泉州」纔有。順便提及「福建」這個名稱，則更是再晚幾年，即開元廿一年（公元七三三）朝廷設置「福建經略史」這個官職，管轄「福州、建州、漳州、

泉州、潮州」這五州時纔開始這樣稱呼。雖然明顯地偏重東北部的福州、建州，但以上引述的這些建設的增加，名稱的更改，都表示著唐代福建的開發及漢化的情況大有進展的一斑，至於文化方面的施設就無須多加引述了。在語言方面，方言的形成問題則須注意下述的事實。

與閩南、閩北兩方言的形成可能有關聯的福建(閩)的次一大事是光州固始縣人王審知(公元八六二—九二五)——比開漳聖王陳元光晚了兩百多年——在福建稱「閩王」(公元九〇九—九二三年)建國——唐五代十國之一——的事實。民國七十一(一九八二)年十一月九日筆者在美東版中國時報看了「廈門話與泉州港」(雷伯長)一文之後，先假設：「閩王國(公元八九二—九四六)可能以閩北為中心」，然後，對於「福建南北相距不近不遠，卻保持那麼些共同的方言特色，一方面卻有：乍聽之下完全互相不能通問的隔礙」，似乎有所了解又猶不可解。再懷疑自問說：

(一) 閩王國的中心是否偏在中南部泉州？

(二) 閩王國成立時，方言特色是否大致已定？

(三) 漢族方言，原則上分歧不大，但和土著接觸時，是否會醞釀出不同的特色來。

可惜身邊沒有足夠的歷史資料，無法作深一層的探討。

筆者曾經懷疑過：相距千萬里遠的一個方言，怎麼能整個搬到另一地方去？可是在大陸及台灣客家也不是到處留下方言島嗎？我出生於清朝末年的台灣(日據初期)，縱看清代三百年間，從大陸渡海來台的雖然大都是閩南人、客家人，但為政者常是外江人，為何自己口操台南腔，聽過客家語，偶聞福州、莆田方言，能說寫日文，卻直到日據末期，始終沒聽過一句外江話。官話的殘跡呢？當然不是完全沒有，卻需要到「台大辭典」上下卷兩巨冊——近代閩南系台灣話的不光榮的里程碑——裏去緝檢，不過也只有幾個早已台語化的詞句而已。由此可以推知，「同一族語的大多數同化了少數人語言」之事實。這道理除了客家方言島以外，在閩南也由「陳、王兩

人帶到福建來的部下定然是族語相近的人佔大多數」這歷史事實可得證明了。

再往後看，在宋代，與福建語的形成值得同時並提的大事並不是戰亂變革，亦不是人民的流徙，而是由理學的傳播所形成的「語錄體文章」。理學大宗師之一的朱熹，誕生於龍溪（漳州府）並且在那裏度過童年，而著有「朱子語錄」。四十多年前，我用我的閩南語知識去試讀「朱子語錄」，想要得到一些早期閩南語的資料，結果沒有達到預期的願望，不過記得當年來台的閩北籍同事周一鳴兄對我說：「用閩北建陽方言去讀會相當順口」。最近又得知朱熹在少年時代曾到過崇安讀書，而建陽就在崇安下游，這其間或者有些聯關關係。

宋代福建閩南的另一件大事是泉州港替代了漳州港，而一躍成為聞名世界的貿易港口，對外與阿拉伯、波斯等國人有來往，宛然一個國際都市並興盛一時；但對內則和漳州劃分方言習慣的界線，甚至對立，延續到「渡過台灣來」以後猶留下「漳泉拚」的陋習。寫到這裏，我拼要再試一次推斷如下：接近現代閩南方言（包括漳、泉、潮三州地）的「早期閩南方言」——攬統的——是在唐五代以後，兩宋之間醞釀出來的（四十多年前我已做過一次大膽的臆測，熱望關心這個問題的人士繼續求證）。這裏且做一個小補充：雕刻於唐五代泉州的禪宗語錄「祖堂集」和宋代朱子的語錄裏都很難找出和現代閩南方言相類似的文段或句法，當然幾個詞彙的類似是有的。從上述的臆測，我再另做一個懸擬如下：即使在兩宋時代之間能醞釀出一種方言形成現代閩南方言的前一期或早期方言特色，並沒有人用來寫作口語文，至少沒有造成大眾性的口頭文學，更沒有被語錄體口語文採用的口語文學的產生。反過來說，如果上面所說的「祖堂集」的口語文反映著當時的閩南方言，那麼可以說：宋、明兩代的閩南方言不止「隔一世」了。——因為宋代的「祖堂集」和及明代的「荔鏡記戲文」的口語成分相差太大。同時，我還要存疑：唐宋禪宗的語錄是不是像現代的白話文一樣有普遍性？住在泉州的僧侶是不是一定泉州人講泉州話？這些疑問沒有得到解答以前就不能談論宋、明兩代閩南方言的差距有多少，根本就無從談起。

上述的推論雖然是懸擬性的，但是我另有一個想當然的推論。誰都知道，從來讀書人研習經史、吟詩作文，